



## 悠悠岁月

□汤静

每次回老家，心里都会涌起无尽的思绪。看着家乡房屋和桥梁等设施的变迁，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家乡曾经那些破旧的房屋、斑驳的墙壁，以及涉水过河的情景，仿佛让我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往昔的岁月。

家乡仿佛是一座博物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每一片土地，每一座老屋，每一条小路，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从那些历经沧桑的古建筑、青石板桥面、古井、老宅中，都能窥见它们的变迁。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讲述着一段段难忘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关于家族的传说，关于英勇的村民们抗击外敌的故事，以及关于这片土地的各种神话与传说。例如，我家乡“笆头山”之名的来历，就有着美丽神奇的传说。过去曾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追溯采访。

在我小时候，爷爷那一辈经常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我的爷爷讲了关于用自家木船运输物资去支援前方战士抗战的真实感人故事；项老爹讲了他参加打土匪的故事；孟老爹讲了他参加红军打仗的故事等。虽然他们老人家都早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晚辈们的心中。如今，家乡百岁老人陈德山义务讲党史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还有许多老党员、老干部给晚辈上党课讲党史，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他们讲述的这些故事不仅记录着乡村的变迁，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辉煌与成长，更让一代代人铭记历史，传承牢记英雄精神，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吾辈自强，茁壮成长。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老家乡村是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大自然的课堂。田家占气候，共说今年丰，乡村，是希望的田野，这里有春耕、夏耘、秋收与冬藏。

乡村田野里，那些绿油油的麦地、金黄的稻田、茂盛的果园等虽然与我无关，但它们都让我感到心旷神怡，那是大自然对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总有人问我，乡村有什么好？回去干嘛？其实乡村的风景很美！你可欣赏到土蚕稼穑、田野星空，你可以聆听到鸡鸣犬吠、蛙声蝉鸣……

乡村，这个古老而充满生机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人寻求宁静、回归自然的理想去处。它仿佛是一座博物馆，承载着无数的故事、文化和历史，让人们在这里找到久违的宁静与归属感。

乡村的田野风光也是这座博物馆的重要展品。那些金黄的麦田、碧绿的稻田、五彩斑斓的花海，无不展示着大自然的美丽与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变化和四季轮回，也可以从中学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乡村博物馆还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民俗文化。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和美食文化，都是乡村人民智慧的结晶。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民间舞蹈，听到原生态音乐，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感受到乡村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在这个博物馆里，我们还可以深度体验乡村生活。从种植、养殖到收获，从春种到秋收，从晨曦到夜幕，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意义与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农耕文化、了解到生态循环农业的原理，也可以体验到劳动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现在，每当我漫步在家乡古色古香的街巷间感受那悠久的历史积淀时，或站在金黄色的麦田边欣赏那随风摇曳的麦浪时，或是品尝那香喷喷的农家饭菜感受那原生态的美味时，在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

## 铭心一刻

□陈卫中

叶子，从树上飘落，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或兴高采烈，或恋恋不舍。终于，离开了那根枝丫，从春天，到夏天，又过了秋天，陪伴着的。像自由落体，计算着从枝头到地面的最短路程，又翩翩起舞，展示着小巧纤薄的优美身姿。

恰巧，叶子吹落到上学路上的小女孩身前。女孩停下脚步，蹲下身子，轻轻地捡起，捧在掌心。水灵的眼睛脉脉地瞧着，叶子竟有些涩起来。女孩从口袋里掏出湿巾，轻轻地擦，正面和反面。她要把叶子擦得干干净净，她要把叶子带到学校，她要把叶子夹在自己的书本里，她要与叶子成为好朋友。叶子，为自己的幸运，高兴着。

悠悠地，叶子落到了公园的长椅旁，打着盹的爷爷，眯着眼的奶奶，依偎在长椅上。叶子轻轻地落地声，还是吵醒了爷爷和奶奶。奶奶弯下腰，小心地拾起。细心地观察着叶子的纹理和颜色，蜡黄蜡黄的，已不再那样青绿。曾经在树上经历过怎样的风吹雨打，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奶奶告诉爷爷，慢声细语地。爷爷没有作声，凝望着奶奶的脸。叶子，奶奶，曾经有着相同的美丽。

唰，唰，声音越来越近，保洁的大嫂也看见了落在小路上的叶子。安静地躺在早前的叶子上，像是在小路上铺了一条毛毯。大嫂舞动着扫帚，从后向前，从左向右，自带节奏。乖乖地，叶子聚拢到一起，一堆一堆。大嫂用畚箕将叶子倒进了垃圾车，小路立刻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幸福着自己的付出，大嫂出了汗，也不觉累。

叶子，轻轻地脱落，光秃秃地，只留下孤零零的枝丫。走吧，走吧，是妈妈的孩子，也是大地的孩子。走吧，走吧，明年的春天，是你们又回来了吗？冬的寂寞也算不了什么，还有冷冷的雨和暖暖的雪。

这一刻，我们和女孩、大嫂、爷爷奶奶，我们和冬日、暖阳、微风，我们和那些树、那些叶子，共同享受生命的历程和美好。

叶落有意

## 美好时光

## “盐味”的叫卖声

□邹德萍

有种叫卖声无法从记忆深处抹去，它与那段难忘的岁月有关。但凡在苏北沿海滩涂上生活过的人，对此带有“盐味”的叫卖声是很熟悉的，因为滩涂上的烟火赋予了这种独特的叫卖深藏的盐的烙印。

这是一幅不用文字表述的天然水墨图画。无论是在小城街巷、河港岸边，还是乡村庄上，只要有房舍、有烟窗，有人居住，那个年代总会听到略带沧桑的泥螺、蟹渣（又叫梭子蟹渣）、麻虾、黄蟹子卖唱”，挑着多种方言口音，可谓南腔北调。有的语句短促高亢，有的悠柔绵长，有的男叫女和。只见，男的站在船头撑着小渔船亮嗓来一声“泥螺、蟹渣、黄蟹子，还有透鲜的麻哈子！”麻虾酱出自他们之口变成了“麻哈子”，人们一听就懂。扎着蓝花头巾的女人立于船尾细悠悠地马上应和一句：“有粮有豆都换沙。”而用担子挑着两只桶的串乡卖家，他们嗓子低中沙亮的，喊着“泥螺小黄蟹，你不买我不怪”，到嘴到肚的直白。骑车叫卖得更直接喊两句：“大米小麦蚕豆换泥螺麻哈子啊……”在小街旁边摆下几个桶，几只盆，放把勺子，有根杆秤，再有一条袋子一只笆斗，就可以敞开吆喝招揽赶集的客人了。

当然少不了麦子蚕豆玉米兑换“以物易物”的讨价还价，经过一番买卖前预热的铺垫，接着买卖进入成交高潮。我是最喜欢看热闹的，王大爷端来半匾瘪麦子，李三婶拎来一淘米箩脚蚕头，徐二狗擦来几碗没洗干净的玉米。此时的船家夫妇忙得不亦乐乎，但千般不乱，男将先称出买主麦豆玉

米的重量，折算出所需的腌制海产品数量及品类，边称边报数，大米五斤六两，兑换2斤泥螺，1斤半蟹渣，女将接过男将过秤的麦豆等物分门别类倒进船舱的袋子、木桶，就在这个当口，男将已经抄好泥螺称重，稳稳地将袋装入客家用好的盆钵中，但客家还会讨要卖家多舀两勺子泥螺的。

称蟹渣是有说道的，蟹渣由梭子蟹人工捣碎炮制的，汤汁黄而浓稠味鲜，粉身碎骨后的蟹壳鳌爪沉底，当中还夹有少量的不规则的蟹肉，汤和渣子蟹肉的多与少，全凭舀的时候把握，难免有个头高头低的，故而成交时往往多费点嘴舌，“再捞点”。就像煎麦芽糖一样，称好后还要人家用木勺子再补上一点汤汁，才笑眯眯地离开。那么亲切自然和谐，多么美的乡村路边“野市图”啊！

我奶奶深谙把腌制过泥螺小蟹子的生

卤分别下锅熬成熟卤，加些葱姜蒜椒，挖块猪油，装入瓦罐中，既去了腥气，又易长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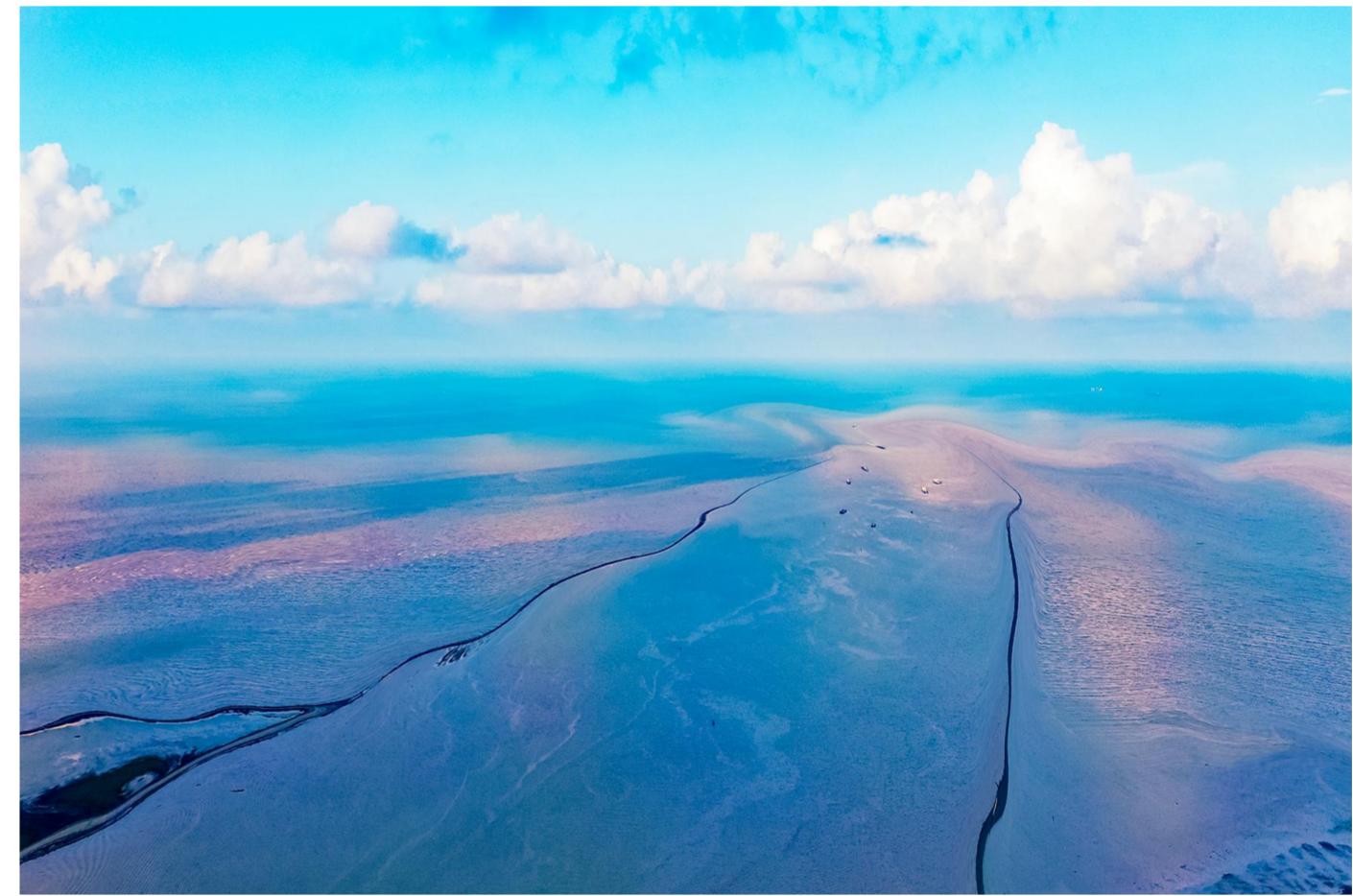
间保存。下面时当调料，包饺子蘸着吃，干巴大麦老采饭有它作伴，就成了螺蟹边摆下几个桶，几只盆，放把勺子，有根杆秤，再有一条袋子一只笆斗，就可以敞开吆喝招揽赶集的客人了。

单纯用盐炮的泥螺用清水泡上两遍，拍几瓣大蒜几片芫荽拌拌，端上桌就引来数双筷子，然而有沙泥螺是好碜的，嗑螺肉去沙泥很有技巧的，我父亲喜欢吃泥螺但又不开心地吃，因为三四张小嘴等着他将嗑好的肉子再蘸下卤轮流送到等待的细的碗中，我八九岁就学着自己嗑。吃小黄蟹子抠去肚脐、肾脏素子，对半撕开即可食之。

麻虾小葱炖蛋是盐城一绝，也有加姜蒜等生吃的，蟹渣过去生吃的多于炖熟了吃，但盐头重到苦咸，用筷头蘸吃也蛮下饭的，只是吃了多了嘴内的嫩皮都会起褶皱，不吃桌子上面小咸，筷头何处伸？大麦采子熬的白粥煮的干饭更难填饱肚子。

今天，泥螺、小蟹时常还能吃得到，作料多好调味，无论是喜爱用白酒、料酒、黄酒煮一下，还是选择姜片蒜瓣，再加酱油、白糖或淡或泡，简简单单一点点化，就能进一步激活泥螺小蟹子活化酶的灵魂，促使来自海涂上的“小精灵”在碰撞中升华其氨基酸和谷氨酸钠的鲜美度，使其更加味美绝伦，因此比过去更好吃更下饭。很遗憾的是，作为梭子蟹为原料，原汁原味加工品的蟹渣，已经悄然淡出了市场。

每个月都有自己餐饭的代表作，闪亮登场过也好，昙花一现也罢，都因陪伴走进你我的餐桌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总是留给那些亲历过的人。过去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角，现在已经退位当了配角，在宾馆、酒店或宴席上，都能看到泥螺、小黄蟹子的踪影，静静地呆之一角，为盐阜菜系增色添味，在现代餐饮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小海鲜应该不会轻易退位的，它已经成为盐滩的一种标签，植入地方饮食文化的一个烙印。舌尖上的盐城是不会少了“盐味”的小菜一碟。只是“盐味”的叫卖声渐行渐远，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海天一色 张晓梅 摄

## 人在旅途

## 秋访陈家村

□陈允标

早就听祖辈们说，我的祖籍地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阜田镇陈家村。据说陈家村村貌优美秀丽，民风仁爱宽厚，民居错落有致，故早就有去陈家村寻根的念头，由于诸多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深秋时节，有机会跟随义门陈归化庄盐城宗亲一行去江西吉水寻根。听到这一消息，兴奋了好多天，出发前一天晚上，尽管早早洗漱休息，但一直辗转反侧到凌晨仍无睡意，脑海里不停地想象陈家村的模样和陈家村的亲人，后不知过了多久才眯了一会。

大巴在高速上飞驰，我的心似乎比大巴飞得更快，早已飞到魂牵梦萦的陈家村。

第二天上午，当我们一行150余名盐城陈氏宗亲冒着蒙蒙细雨赶到陈家村时，远远就看到立在村口大路旁“陈家，陈诚故里欢迎您！”的标志建筑。在参加完一些缅怀先辈活动后，我和几位同行的宗亲一起走访由曾五次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一带一路”先驱者陈诚先祖一手打造的陈家村。

据史记载陈家村起源予明朝1400年，当年35岁已是进士的陈诚回吉水县阜田镇上陈村省亲，焚黄期间，考虑到祖居上陈村地域狭小，为后代生存也为自己老有所居，决定另辟住地，把上陈村的祖业留给了兄长，在祖居东南三里万华山脚下的陈家村这块风水宝地开基建房，后因公务回京，又去广东任参议，加之，经济拮据，新居建造被迫搁置二十多年。直到1422年才继续修造，1425年完工。陈诚迁入新居地名起初称龙冈，又因所处周围都长满荆棘，别名荆林，因地处万华山下，接邻峡江中堡崇山峻岭之中经常有盗贼出没，受此影响当地民风强悍，械斗与偷盗横行。陈诚见此情况，一方面责令地方

官府严惩地痞劣绅，一方面亲自安抚与教化乡民，制定了重人伦、崇学样、敦节俭、正婚姻等10条家法，训正心术、训教子孙、训务本业等10条家训以规范乡民的操行，处处以身作则倡导仁厚的社会风气。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社会风气好转，乡民安居乐业。1427年，时任永嘉知县柯巡前来拜访陈诚，闻见乡里一片祥和，对陈诚亲力亲为推崇仁厚风大加赞美，亲笔题写“仁厚里”三字相赠，后当地村民便称陈和陈家村的亲人，后不知过了多久才眯了一会。

江西义门陈：忠孝为本，耕读传家。

经过600多年的变迁，目前，陈家村129户全部姓陈，无一他姓。全村370个人口中，除外地嫁入和交流到陈家村任职的干部外，其余的全部姓陈。尽管如此，如今的陈家村人依然崇尚仁厚之风。

站在陈家村西边的万华山半山腰上俯视全村，美景尽收眼底。村庄依山傍水，呈南北走向，东低西高。村内三横三纵的水泥路，沟河交错的水网，错落有致的居民楼勾画出一幅江南水乡的盛世画卷。

走进村中，村民们争相向我们问好，有好多人都将我们一行引导到家中入座。为我们拿来自家种植的水果，并沏上了上好的茶水招待我们，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家的氛围……

得知我们坐了将近15个小时的汽车前来寻根时，村民们主动当起了导游，边陪我们逛边给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从陈家村的起源讲到仁厚里的来历，再讲到陈诚致仕回乡修建的大参第，接着又讲了翰林第等。村民们还讲了历时六百余年保存完整的古井、古塘以及陈诚从西域移植过来亲手种的柏树与奈树。在村头的一棵樟树前，村民们介绍，这棵樟树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此树树干直径约有2米

多，需8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树干合围起来，抬头仰望枝繁叶茂。再走近一看，树干的中部有一个脸盆大的树洞，根部有两个树洞。沿着中部的树洞向下看去，整个树干似被掏空了的“蒙古包”。尽管这样，几百年来，樟树经历过无数次自然界的磨难，却依然屹立在村头，也寓意着陈氏后裔枝繁叶茂，兴旺发达。接着，我们到村中的陈氏宗祠内参观了明朝永乐年间状元曾棨书写的《承恩逸老之堂》匾额以及吏部尚书王直写的《木天振彩》牌匾，陈诚著的《竹山文集》家藏木刻版等。

在陈家村走访了解到，由于陈家村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可耕种农田面积较少，村里主要种植菜苔、绿叶菜、苦瓜、茄子、井冈蜜柚等农作物，村民空闲时间较多，勤劳的陈家村人和其他地方的村民一样，每年春节一过，青壮年便外出打工，但每年春节前则必须回来，尤其是男性村民。因为在陈家村有“吃朝里肉和喝椒茶”的习俗。

陈家村人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至今仍保留着“流水席”的习俗。村中哪户一旦有红白喜事，则要办“流水席”，流水席的食材主要是自家种植的菜苔、绿叶菜、苦瓜和养殖鸡鸭鹅以及牛羊等。而大厅则由家族里男丁担当，而流水席一般都摆在自己家或陈氏宗祠里。

如今的陈家村居民在陈诚仁爱宽厚的治村理念熏陶下，民风淳朴，朴实无华，村里水渠纵横，阡陌交错，已然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最美是那家乡的人，天天多唱歌，年年多欣慰。一方水土一方情，生在心里地根……”在回程的大巴上，我情不自禁的打开手机，听着这首《家乡美》，任由泪水在缓缓地流淌……